



柳青亮 小姐

閩南語 · 散文 · 社會組

第二名

得獎作品

揣光的大水蠔仔

得獎感言

真感謝故事中的主角，有這個勇氣，願意敞伊的心事予我知，予我人生當中加一個題材通寫，有人講作家有替弱勢發聲的責任，想袂到，我嘛做會到！

古早人講：「查某人菜子仔命，未來的婚姻影響一生的運命。」毋過我相信就算這粒菜子予風吹去石頭縫，嘛有伊釘根開花的春天。

這篇著獎的散文故事，只不過是借著我的手和心思，代替這個主角寫出儼硬的查某人，按怎行出家己的人生。

感謝評審單位肯定我的手法、嘛願意聽阮查某人的心聲。

揣光的大水蠔仔

五日節過，今年熱甲若像咧焯番薯，落一陣雨，天清清，圓圓的月娘早早貼佇天頂，雲一絲一絲佇月娘趺沓沓仔趺。

我轉來山頂，迺過水車寮車頭的火車路，沿阿爸做的路坎仔直直行，規遍的竹仔園佻細漢的時陣全款青青，一欖大欖樹仔根長長長，共大粒石頭纏牢牢，樹根鑽入去山壁內底，一逝細港的水，流過我行過的路、流落山坎。

擰頭看著一隻鷓鴣咧飛。

落規路的竹仔葉，寬寬仔行，若無細膩會去滑倒。遮，是我欲轉去後頭厝的路，干焦雙趺會當行的細條路仔。

海拔欲臨 1200 的竹崎水車寮，1960 年代囡仔時，出入干焦一條火車路，有真濟甜蜜的故事。寒天時仔真清冷，查埔囡仔共空牛奶管仔鑽空，予阮貯火炭糝火炭麩，褪赤跔行阿里山鐵枝路去讀冊，阮算好火車當時會駛過來，行過幾若个磅空，沿路行沿路揸，到學校規間教室有燒燒的火炭味。

彼時鐵枝路邊猶會使種番薯葉，有真濟野生的過貓、山芋仔。咱這條全世界有名會 peh 山的火車路，親像大條血筋，載過千千萬萬人的寄託，對山跔駛起來，閣對山頂駛落去。

有一工散學，行佇鐵枝路頂，欲閃一个阿姆擔豬菜的菜籃仔，我跋落坎溝仔底，peh 袂起來，讀冊伴走轉去請阿爸來共我摸起來，下頰鑊破一空，血直直流，跔骨去 uáinn 著，彼站仔，攏是阿爸借我去糊藥仔、借我去讀冊的。

阿爸的尻脊餅，是我的眠床，彼咧時陣，我是世界上幸福的查某囡仔。

細漢的時，無啥物四秀仔，山頂有野生的李仔。

阿爸母甘我胃腸荏，講：「瘦甲頷頸仔欲斷去矣，閣母知通嚟喲！」

我定定破病，阿爸借我去收驚去予醫生看，共阿爸司奶：「生遐濟个囡仔，我上荏，哪無共我分人飼？」

「我生你，就是注定咱欲做伙食飯，一枝草、一點露，我若有通食，你就有通食，若是欲分人飼，生你二姊的時陣就分 -- 人矣，袂輪到你啦！」

聽著這句話，我共阿爸攬牢牢，伊的愛親像我眼前的山坪，遐爾懸、遐爾堅定，是我一生的靠山。

厝的邊仔圍一个寮仔，飼兩隻豬和幾隻雞仔，歇暈日，我和序大人去山邊挖會咬喙的山芋仔，焯焯咧、剝剝咧，搜米糠飼豬飼雞；阮除了買米買鹽，三頓有真濟項食食攏倚靠大自然。

有時陣序大人去剝筍仔，阮拈對竹櫟落落來的焦箬仔去賣，這是阿爸阿母鬥飼一陣囡仔的外路仔。鐵枝路邊有真濟野刺波和 oo-lo，這是咱臺灣野生的莓仔，oo-lo 原底是草仔色的，到分 (hun) 的時，會變茄仔色，和山跤的烏甜菜子欲全欲全，咬落去在腹的，有真芳的氣味。

序大人若去做工，飯篋仔食了，佇山邊挽規篋仔的刺波和 oo-lo 轉來予阮食，甜甜芳芳的滋味，到這馬猶佇我的喙齒縫。

會記得有一冬，讀國校三年仔的歇熱，阿母無細膩對樹仔頂捧落來捧斷跔骨，阿爸陪伊落去嘉義市的病院蹓院，彼時，兩個兄哥和阿姊攏出外趁錢矣，厝內賭我和兩個小妹佻小弟。

山頂的原始林，有山羌仔、山豬佻山羊仔走來走去，嘛有暗光鳥的啼聲。阿爸阿母無佇厝裡，阮四个幼囡仔家已變物件食，兼飼豬仔和雞仔。隔無幾工，半暝仔做風颳，內山大水沖入來阮的厝內，阮無法度出門，外口的樹仔東倒西歪，後壁的灶跔已經沖落去溪坎，兩隻豬仔驚甲從來從去，雞仔毋知予風煽去佻位？我和三个小弟小妹驚甲面青恹恹毋知欲按怎較好？

上細漢的小妹，驚甲哭出來，阮四个囡仔寒甲攬咧 kheh 燒，雄雄聽著有人咧喝阮的聲。門仔拍開，看著阿爸轉來，原來阿爸袂放心 pàng 阮這四个囡仔佇山頂，無顧性命，淋大雨對嘉義

市順阿里山火車路，行路轉來。

風颳雨大甲共路崩崩去，火車無法度駛，轉來阮兜唯一這條坎坷的路歪膏擱斜，阿爸做阮的靠山，用行--的轉來看顧這個家！事後，阮咧臆：「伊對啥物時陣開始行？到底行佹久？拄著佹濟艱難，才行轉來到水車寮？」

阿爸看著阮四个囡仔性命猶佇咧，共阮一个一个攬過來，阮看著阿爸轉來，嘛袂記得寒袂記得柶，歡喜甲目屎攏流落來！

阮兜逐个囡仔攏早出社會，隨人有頭路，阿爸阿母無田無地，干焦共林務局稅林班地，靠 in 四肢手做工，晟養七个囡仔大漢，無一个拍損去，嘛無一个行綫去。阿爸是一个跔踏實地、樂暢閣有責任的查埔人，阿爸講：「咱的手若骨力做，天就會賜咱食，天下間的物件攏是借用的，毋免綿綿精精，快樂上要緊。」

我十四歲卒業，佇水車寮的厝裡歇暍半冬，就落去嘉義市內一間耳鼻喉科診所食頭路，受日本教育的老醫生，性地無蓋好，磕袂著就罵「pa-ka-ia-loh」出來。起初一改、兩改猶會堪得，久來阮看袂過身份遐爾懸的人，煞遮爾無修養，這口氣吞袂落去，我聯合所有的工課伴，一暍頭 tshuā 五个辭頭路，坐火車欲轉來山頂，老醫生逐來到北門車頭，伊閣較按怎姑情，我就是毋綴伊轉--去。

轉來山頂歇一禮拜，換走去高雄蹓一間外科病院，我暍頂下床的頂床。有一工一个暍下床的同事，毋知是看我少歲好欺負？抑是咧共我放聲？無膽無事，共澹澹的面桶園踎我的腹肚頂，我予人看倣做肉砧，心內鬱卒毋敢講按怎！蹓無佹久，無受尊重的所在予我這隻山頂飛落來的鳥仔想欲飛出去。

後來佇市內做看板的二兄，紹介我轉來嘉義一間診所，暗時暍做伙的工課伴真好鬥陣。有一个同事送我手摺簿仔做見面禮，伊鼓勵我有閒的時讀一寡冊，和伊全款逐工寫日記，予我想起細漢揸火炭管仔去學校，燒烙燒烙的代誌。

人情世事真早就熨入來我沓沓大漢的目色內底，別人的代誌，囡仔人有耳無喙，正耳聽倒耳出，目矚有時激瞞瞞，當做無看著。常在聽一寡歐巴桑等診的時，咧講人的是非：「彼个查某人的 hām 真大。」這句話鑽入去我的耳空生 siûnn，阮哪會知影啥物是「hām」？

青春無法度像我的頭路，徙來徙去，只有改變心情面對一切。

食頭路所拄著的代誌和單純的囡仔時有真濟無仝的所在，代誌看濟，眼界和思想沓沓開、沓沓有家己的主見。看人翁仔某冤家答喙鼓，為著生活無暝無日咧走從，那來那複雜的社會，予我對行入婚姻這條路無要無緊，等厝內的兄弟姊妹攏有家庭矣，賭我一个人猶無對象。

阿爸講我若無嫁，伊的心事袂了，猶是愛揣伴建立家庭，人生才算完滿。自早就是我的山的阿爸若講啥物，我毋敢拒絕。

仝躡山頂的翁婿來診所偷看幾若改，才請媒人來講親，年歲沓沓濟我無考慮啥物就答應。

嫁翁彼工為著趕透早 4 點半入房，我和伴嫁的同事，規暝攏無睏。欲過年矣，山頂落大雨罩霧霧，山路的樹葉仔寒甲 gî-gî-tsun。

「巧的食戇的，戇的食天公」，凡勢我是這個戇的，和翁婿熟似無偌久就戇戇仔嫁，阮兜所有的姊妹仔，嫁翁第二工攏無頭轉客，隨人日子歹過，阿爸毋敢予親情朋友陪綴。

人講：「第三查某团食命。」細漢的時，阮兜灶跤的代誌攏兩個阿姊做好好，到我食頭路的時，三頓嘛是工課場的阿桑款便便，我毋知煮一坵飯愛囡幾管仔水？

媒人婆仔喙糊癩癩，共我講：「嫁入山，免做山。」

嫁入去毋知欲做啥物？厝內的目矚一直共我相，規身軀的神經煞摸緬緬真礙虐，隔轉工透早開始扞鼎灶，「苦瓜皺皺咧剷皮、匏仔滑滑毋削皮」，就是供體我這款「毋捌食過豬肉，嘛愛看過豬行路」的預顛新婦。

舞一晷，流規身軀汗，桌頂煮幾盤仔菜，毋是予大家官嫌菜無夠鹹就是嫌飯煮甲傷粒，見做見毋著，共我較早的自信掃落地，想欲替家己辯解的膽，煞覘佇嚨喉空勾水去，我若像一隻勾佇壁邊的貓仔囡。

7點半暗頓食飽，報告新聞看煞，儉電的大家共電視的插頭拔起來，無好聲嗽：「暗矣，去睏！」

聽著七早八早叫阮「去睏」，我喘一个大氣，氣對喙脣空歎出來，共額頭的頭毛衝欲三尺懸，翁婿恬恬毋敢出聲，人講：「會做的，兩月瞞；袂做的，兩月傳。」伊袂輸是挾佇兩塊餅中央的餡，一睏頭安搭兩個查某人，手對後壁貼我的肩胛頭，牽我入去房間。

日時檣頭做忝矣，到暗時仔，想欲看電視做議量。厝內的光，予日頭徙入灶竈，較晏的時，電火換對灶竈徙去人客間，無佸久閣對人客間徙入來房間。

我佻意讀冊、聽歌、唱歌，想起囡仔時代，阮一陣囡仔常在大聲對山壁唱予心飛起來的歌，這馬綴我嫁入來的興趣，煞逐項予人擋了了。

梅仔坑街仔，一禮拜有一改的夜市，若欲去翹，駛車愛半點鐘；7-11 時行的電火，嘛無牽來到阮遮，上利便的 kám 仔店，離阮兜猶有三公里遠。

遮，便若到暗時，天就潑烏墨水落來。

胸坎實實，中氣敵無啥會出來，這馬才理解少年時仔聽過的「hâm」是啥物！

人講：「笑，是上婿的妝姘！」我按怎毋敢拍開衫仔櫥內的鏡，照早前彼个家己？揣阿爸講的快樂？

一蕊久無曝日的石蒜，佇厝後的坵仔內，蔦蔦。

阿爸交代我入人兜看人意，煞做這袂使、做彼毋著；出門的時袂使鎖房間門；朋友相揣的電話，

有第三支耳咧聽；閣較識的是我的囡仔真罕得和我轉去 20 分鐘車路遠的外媽兜。

我哪會無通轉去細漢的時陣，倚踎阿爸的耳空邊，用尾指撓阿爸的耳仔，按呢共人司奶，予人抱咧惜？

「查某囡仔上轎，十八變；在家袂揸茶，出嫁會駛犁。」無幾冬後，種茶的山，共我雕甲變做萬能的，挽茶、剷草、濺藥仔、剪枝、駛貨車載貨，接接生理，我對小工做甲變師傅。有一工，人 siān-siān 對田裡轉來，倒佇眠床，兩工無法度煮食，大官看代誌大條，問我是毋是濺藥仔的時去傷著？伊才騎 oo-to-bái 載我去山跤予醫生看，坐佇車的後架，我閣想著阮阿爸。

醫生交代袂使空腹食藥仔，我清彩白飯攪湯吞吞咧。

無形的命運鎖鍊，像大欖樹仔根纏石頭，共我和家庭、責任捆縛佇這粒重重疊疊的山內，少年的時，彼款看毋是勢就旋的個性，佇遮咧磨，磨出一條袂出聲的溪流水，一滴一滴，沓沓滴落去溪，流出去海裡。

問天公伯仔：「我哪會遮爾磨？」問對面的山，山袂應；問山跤的海，海講無聽著！我可比是一隻拍斷翼的孤鳥，飛袂出這粒山。

細漢的時，阿爸上操煩我的身體，若知影這馬操甲若海陸仔咧，伊一定真艱苦。

這幾工落西北雨，山裡的大水蠓仔颯颯飛，日婆對天頂飛落來，一隻一隻相準準，那飛那食大水蠓仔，阮厝前的埕口，就是 in 的戰場，像海裡大隻魚仔泅佇水裡食細隻魚，無一隻逃會過伊的喙空。斷翼的大水蠓仔，黏踎塗跔，阮的門仔戶關甲密閉閉，毋敢開電火，若無，大水蠓仔會鑽入窗仔門，規厝間攏是伊的死體。

隔轉工，行入搭鐵厝的灶跤，看塗跔烏烏一堆日婆屎，擰頭看，閣有兩三隻日婆倒吊佇鐵枝頂，像一支一支監視器。早前攏覘佇較揸貼的厝縫，這幾日侵門踏戶，光明正大歇佇厝內，我逐

工擰鑪仔洗一改。

無電火的厝內，暗趁趁，親像我的胸坎暗毳暗毳，摸無路。

心肝頭閣實實，我大間病院行透透，檢查袂出佗一跡有各樣。

總算勇敢共翁婿問：「我的心敢是破病矣？」

後來翁婿陪我揣身心科，佇門診間仔，和醫生講欲兩點鐘的話，伊問我：「人艱苦偌久矣？」

「30 外冬矣！」

醫生那問、我那講，目屎親像水崩山對目空流落來，棉仔紙一張拭過一張。醫生講我若浸過水的牛皮，韌韌韌，換做是別人，兩三冬就破病矣。

伊叫我共無俗意的物件擲揸掬，揣時間出去行行咧、去想欲去的所在。

這工行出身心科的診所，看東昇山，倚家的所在，想著阿爸的話：「快樂上要緊！」

欲歇熱矣，路裡一陣穿黃色制服的高中生，有的行路、有的騎鐵馬，那行那講話，想起我較早嘛像 in 按呢遐爾快樂。光焱的色水佇我的面頭前徒來徒去，和鬧熱的大通街仔的圓環噴水，真嬉！

手頭換後生扞矣。

到落崎的年歲，才相信人的運命，一半較加是天咧安排。親像我少年的時，攏佇都市食頭路，千算萬算嘛母知會翻頭轉來山頂，守佇這粒山裡！

欲暗仔雨停矣，日頭對厝後溜落去，半輾的虹，共厝前有光的山箍起來。

我欲大力飛去光的所在，無欲做予日婆欲去的大水蠔仔。

「轉來去氣溫低三度的水車寮後頭厝，走揣囡仔時快樂的笑聲」，我拍開心行佇山路。